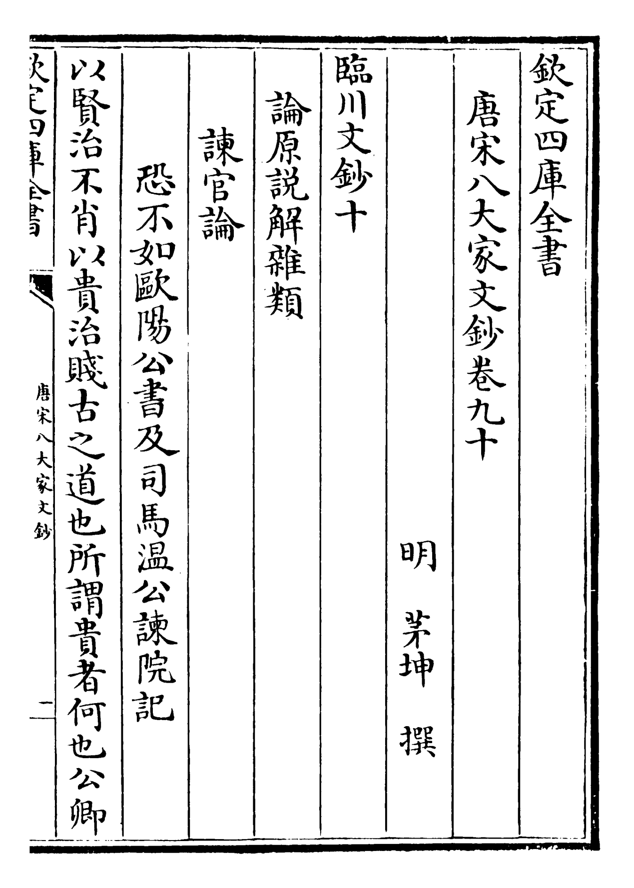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十

論原說解雜類

諫官論

恐不如歐陽公書及司馬溫公諫院記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

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

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令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下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

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

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公則未之學也

材論

語曰天下信未嘗無士即此意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

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禄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

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茍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

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絶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

南越之修簳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强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寳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瓌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

位者蓋未嘗求其説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説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唐

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葢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原過

文不踰三百字而轉折變化不窮

天有過乎有之陵歴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

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

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教

大類韓文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

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頼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鄼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

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

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性說

或曰荆公性說專闢韓子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

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為

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為人

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為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耶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

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令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

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令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

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令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令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令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令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令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

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在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復讎解

當與韓柳議參看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

侯以至於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

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禄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同學一首別子固

文嚴而格古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甞相過也口未甞相語也辭幣未甞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

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畧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葢亦甞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李文公集後

看王公文字須識得他筆力天縱處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髙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令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辯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

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為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葢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葢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讀江南録

行文宛曲其所議鉉厚誣潘佑處可謂刺骨之論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説徐氏録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

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竒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

甚不類不止於佑其他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辠是乃徐氏畏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説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

故匿其忠而汙以他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孔子世家

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絶似太史公處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

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

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

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

而已要其終能無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書洪範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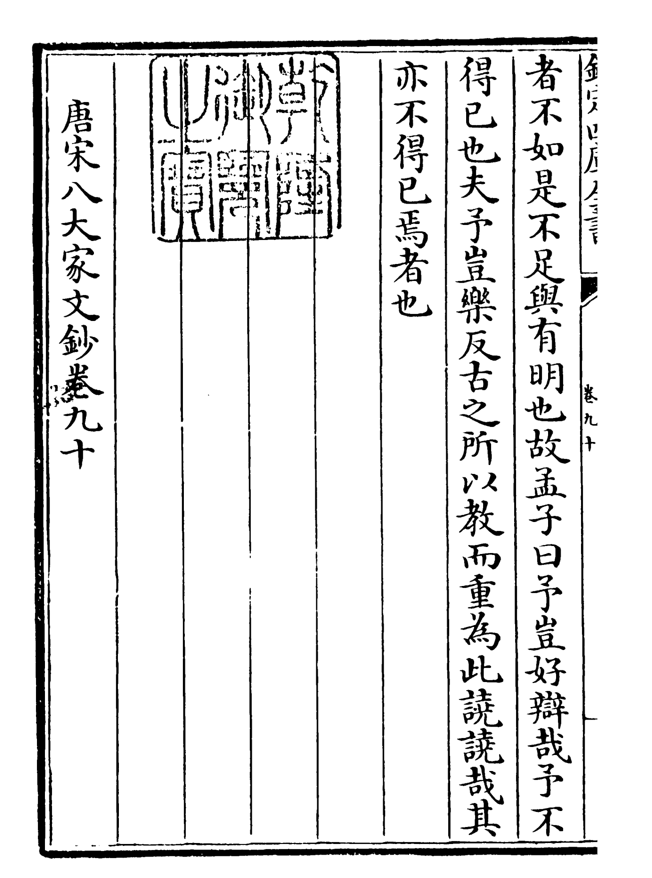
看荆公自立地位處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

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

其歴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葢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葢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

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范從理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一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十一

碑狀

歐陽公最長於墓誌表以其序事處往往多太史公逸調唐以來學士大夫所不及者而王荆公獨自出機軸多巉畫曲折之言其尤長者往

往於序事中一面點綴著色雋永遠出令人覽之如走駿馬於千山萬壑之中而層巒疊嶂應接不暇序事中之劒戟也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通篇以銘序始終亦變調也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

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熈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歳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已詔曰試哉

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
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
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
嘉閑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尚紓西師臣不愛死
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勑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
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
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牾合阻夷神者公
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澍河

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於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於鄂於蘇剖將之符握節闗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泰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罷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陜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

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駮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於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辯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勲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於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

伯為進士丞於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法度如兵伍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

而某又甞得識公父子故為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

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戸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禄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歴者監楚州衡州酒税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鄆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鄆州則未赴而徙凡

仕四十三年葢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為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為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冐稱

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為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為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畧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强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

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為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為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他境蓋公施於

政者能如此公嘗為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塋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塋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為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為棺斂塋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

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
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
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
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
直王允懿次尚㓜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
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
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
而至歧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禄自

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為陳屢絶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戚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於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塋浚郊皇考在前峙

此銘詩為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中多節奏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陛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禄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寛等以待墓焚

寛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頼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閒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為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

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
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為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
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
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
即以兄蔭為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
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為孔
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
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

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冡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挍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説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强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葢近

世士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巳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嘗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治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

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塟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塟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寛定實賓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塟也寛為尚書司勲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塟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禄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内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耋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為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按次點綴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

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歴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冦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

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髙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㑹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髙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

君請斬大将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乗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濶畧其細故與賔客談説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

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産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遹迪适遘適𨗳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

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挍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懐逺鄉上林村歙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僻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

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晝奇㾸毒既除膏尉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東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伍子胥廟銘

隻眼之論足破千古之疑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

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茍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絶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

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

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

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

山之顔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

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滕歐公誌銘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

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塟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

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内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

又論方士不宜入宫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令豫我愈慊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櫳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葢食者數十人三從孫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寛然貎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

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才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令人每先狀而後誌謝希深之誌歐公為之久矣而王公以補其狀如此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瑋多兵略公序亦有生色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䕃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内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幷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内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

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

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理驕於武延鹹泊擦臧掘强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

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
南羌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
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
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
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户郭
厮敦為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
殺厮敦公遂奏以為穎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
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户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

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冦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

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

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内附羌百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陜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税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

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寵干川為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哺厮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髙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節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

熟于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禄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説大将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内殿崇班俁供備庫副使拒元昊于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當與歐公墓碑參看而歐為勝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饑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為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

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為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則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

将不可使子弟與諸将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三年遷内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為邢洺磁相廵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轞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能移陜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陜以東為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㫖責授

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
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
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為殿前左班都虞
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
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
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
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
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

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内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

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為可用及閱太后官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撿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為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

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撿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為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為武寧軍節

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為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鬬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歷二年除撿挍司空保静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

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為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為

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

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撿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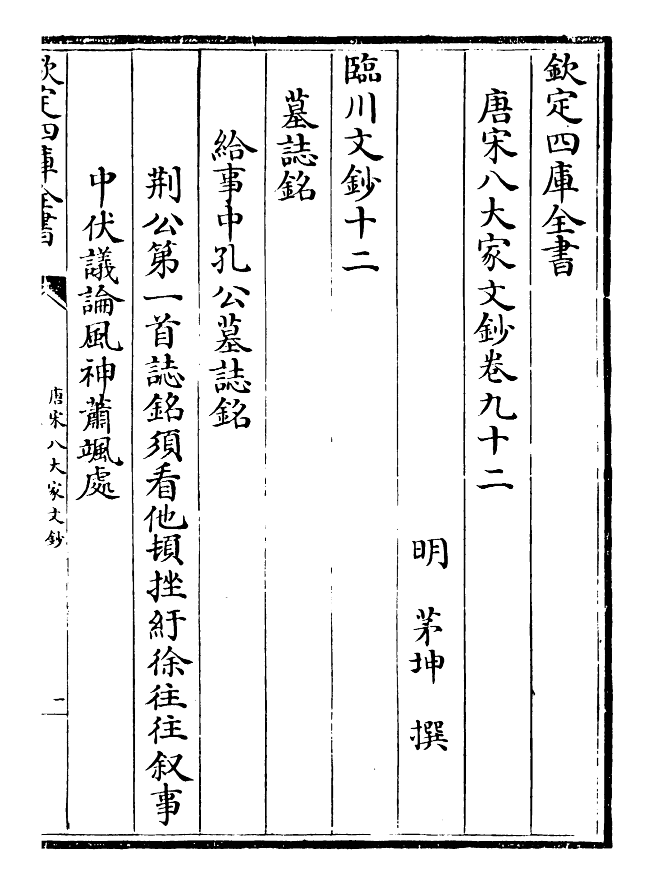
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
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為
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强
起公以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
州六年遂以為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
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
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
位至六七天子為之不得已猶以為忠武軍節度使景

靈宮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直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
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
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為之罷朝一日又為之素服
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
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
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
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
軍旅寛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

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

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温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右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歴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二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十二

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叙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戸實封二百戸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曽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甞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

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憚之甞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登聞撿院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争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盖未甞自絀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

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

二男子曰洵令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令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塟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賑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謟所讐考終厥位寵禄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此篇於敘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渙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此等誌韓歐所不及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冠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脱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沉悍篤實不茍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葢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

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陜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

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陜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令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

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
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
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
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
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
言悲之乃聽終喪葢師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
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
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

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幷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寛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奬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撿使召焉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

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埽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録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撿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

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寛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葢其志多自公發公所

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崎嶔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勑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

階特進勲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實封八百户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塋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塋陽翟之三封鄉西吴里於是公弟右賛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葢公自

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𩐈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胹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滎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

詩於幽為告永久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佳致蔚然

君諱恍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為吏搜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絀葢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

就以窮初君以父廕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塋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塋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

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
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
之女子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
彦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
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豈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
宮以慰其子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感慨悽惋中文多諷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

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黄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

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令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

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塟于武進縣懐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𨻶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宫

唐荆川曰中論避寇端州事比歐公為簡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感慨中有法度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

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内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鋭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脱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税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

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旹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陜聞再戍大怨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

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

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塟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

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唐荆川曰此等誌文獨荆公有之

比部陳君墓誌銘

悽惋多大旨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
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
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
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
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
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
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
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令

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賛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羇居京

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愔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放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躓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除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病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彊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為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

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為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閒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為

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特歸重於常州以虛語感慨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畧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為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塟於横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為之出涙又為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為甚具葢公之為政精明强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

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叅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

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已意雖强有勢終不為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為七十卷藏於家此葢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為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為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

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閟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泮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於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

修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曾易占歴官坎坷而荆公㸃次有生色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尭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為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黄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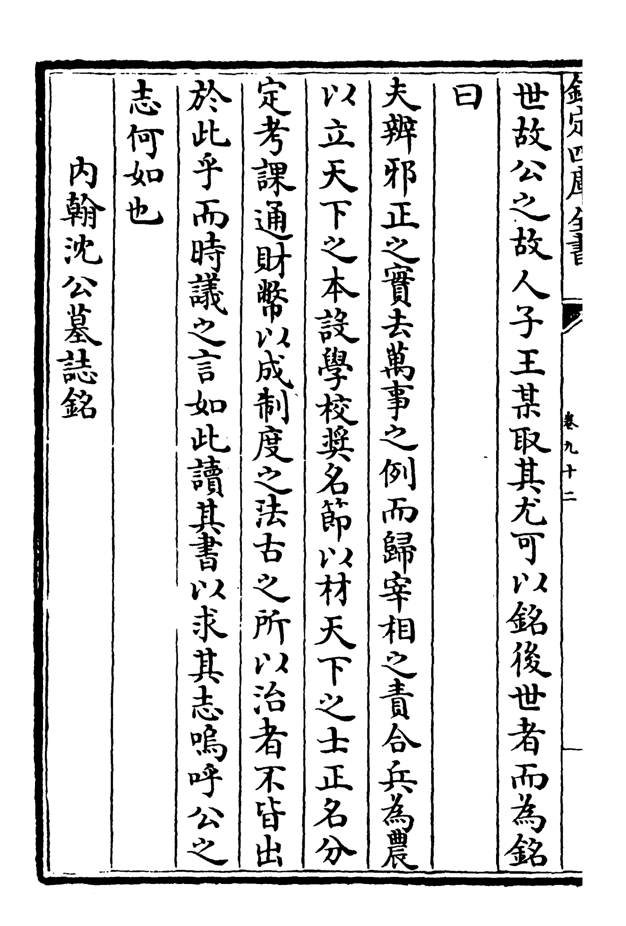
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盖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瞧翬𢿧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歷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塟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

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為汝成之為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為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王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葢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為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

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為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

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為冤退而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為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畧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葢公既病而

為之末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為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為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



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為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為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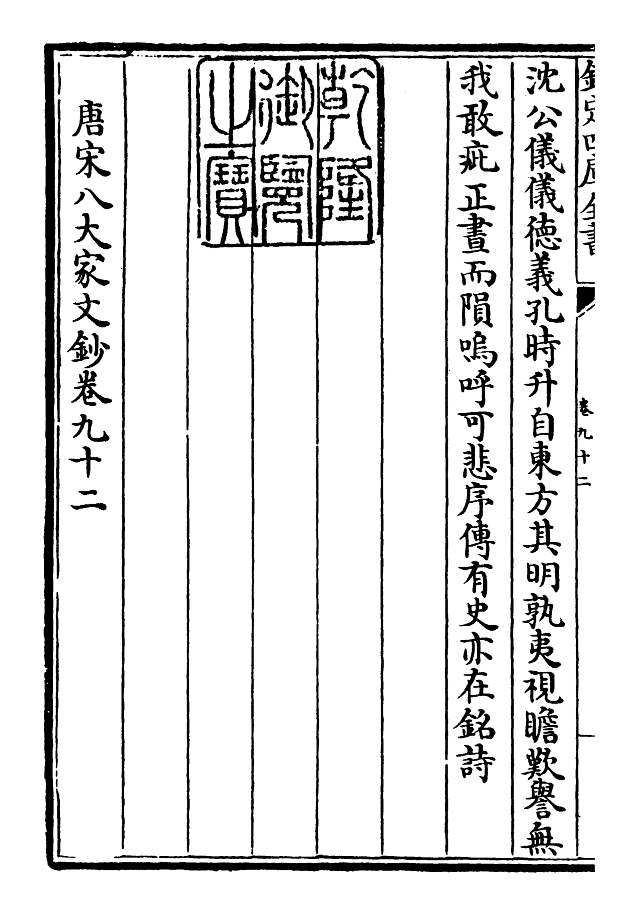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

賢按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按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廷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

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内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燿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説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毋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

使兼權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黄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廷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有文集十卷公平居

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二